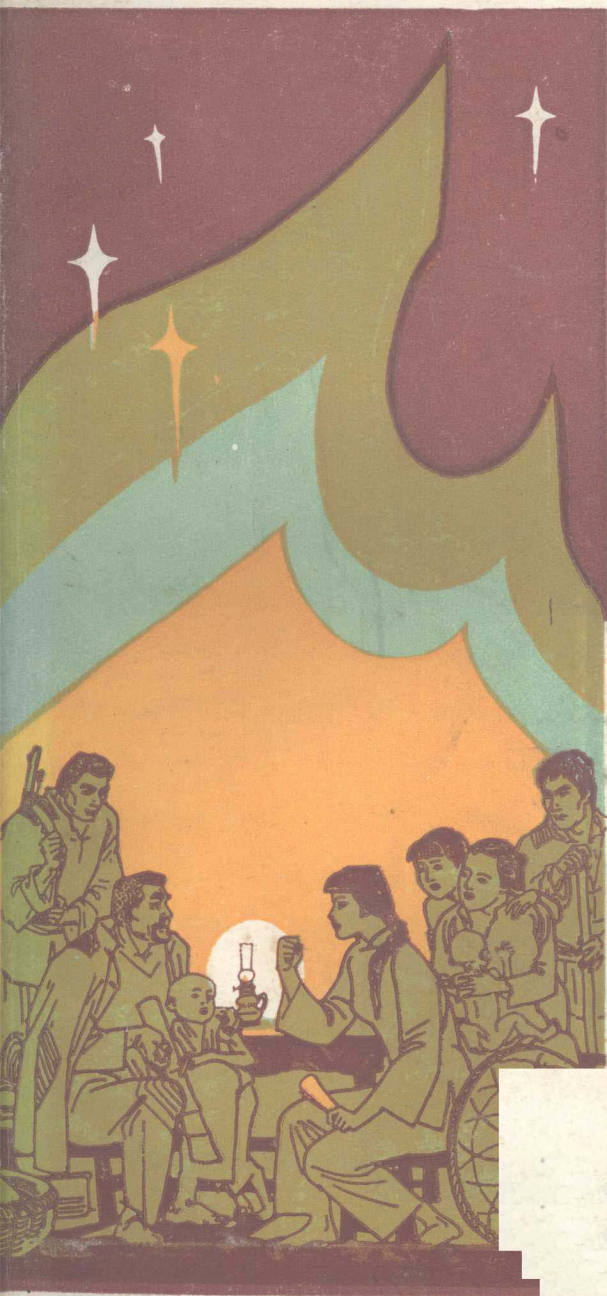


中共陽春黨史

資料匯編

第一輯

中共陽春縣委
黨史辦公室編



编 者 的 话

我办自1980年8月成立后，即赴各地访问曾在我县工作过的老同志，通过个别拜访和召开小型座谈会，了解我县党组织建设和武装斗争的历史，得到他们提供第一手资料，有的还亲笔撰写了革命斗争回忆录。从1980年9月起创办“阳春党史研究资料”刊物，不定期陆续刊登了老同志撰写的回忆录、谈话纪要及重要历史文献，至1988年底止，已刊印五十三期，共75篇，200000余字。这些资料都是十分宝贵的，为使革命历史为当今改革开放服务，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特将在刊物上发表的资料编辑成汇编，现印第一辑，以后继续审订付印。

这辑资料经请作者重新审核订正，有的还重新撰写。今后有关单位和个人，引用阳春革命斗争史资料，应以此“汇编”史实为准。特此说明，以免误传。

中共阳春县委党史办公室

1988年12月

目 录

编者的话

我所知道的大革命时期阳春共产党员的活动

廖绍琰 (1)

中国共产党在阳春县建立地下党组织及工作情况

章 沛 (3)

抗日战争时期的阳春青运

刘文昭 (9)

一九三九年中共两阳党组织工作的回忆

邓健今 (15)

关于中共阳春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问题

张靖宇同志谈话纪录 (17)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阳春地方党的成长

陈奇略 (25)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阳春党组织和武装斗争的活动

郑宏璋同志谈话记录 (34)

整顿巩固组织, 准备武装斗争

周天行同志谈话记录 (42)

关于中共阳春地下党的一些斗争情况

罗 杰 (50)

关于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阳春地下党组织在	
战工团和先农的活动·····	梁文坚 (58)
抗日救亡战时工作团中的女青年	
·····	梁文坚、鲁焰、庞瑞芳 (61)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阳春妇女党支部·····	鲁 焰 (63)
我在国民党阳春妇女会的活动·····	李 华 (70)
抗日战争时期,反动逆流到来后的中共党组织	
活动与武装斗争·····	陈 庚 (74)
阳春县金堡建立第一个中共党支部的情况	
·····	庞瑞芳 (80)
中共阳春中学党支部初期的活动与我参队前后	
·····	陈明同志谈话记录 (83)
中共阳春地下党的女学生	
·····	游雪同志谈话记录 (88)
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在粤中成立和第六团在	
两阳的武装斗争·····	黄云 (黄昌熹) (91)
我任中共两阳特派员时和阳春工作的联系	
·····	司徒卓同志谈话记录 (106)
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中共阳春地党的工作·····	伍伯坚 (108)
我在中共阳春地党工作的回顾·····	李重民 (119)

回忆六团连队及几次主要战斗的基本情况

.....邓太威（邓 颖）（127）

独立团二连在两阳地区活动及随后工作

.....周扩源（133）

封面题字.....黄 云

封面设计.....陈 略

责任编辑.....王永尤、洪昌麟

我所知道的大革命时期阳春

共产党员的活动

廖绍廷 口述

大革命时期，阳春县到广州读书的广东省立第一中学学生严中孚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于一九二六年加入共青团，后转为党员。严中孚同志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我在一九二六年加入共青团，一九二七年三月转为党员。严中孚成立了一个党的外围组织，名为两阳革命青年社，成员有二、三十人，团结革命青年投身革命斗争。会长是陈勋荣，副会长严中孚。一九二七年春，严中孚在广州市从事工人运动，做纺织工会、铁路工会工作，与女交通员（预备党员）霍惠贞结婚，住于南关石基里，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一九二七年广州四·一五事变后，反动派于八月初逮捕了严中孚同志，同年八月十三日被杀害于红花岗。

一九二六年，国共两党合作，共产党为了在两阳地区开展农民运动，派出共产党员谭作舟为国民党中央农运特派员，任两阳特派处主任。谭作舟是阳江县立中学学生，一九二三年中学毕业后，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业后回两阳开展工作。两阳农运特派处派出吴铎民（阳江人）为驻阳春农民运动特派员，于一九二七年二月到阳春工作，

办事处设在福田街外忠烈祠。我也于一九二七年春节期间回阳春度寒假，和吴铎民同志一起发动捐款支援省港大罢工在广州的失业工人。谭作舟、吴铎民两同志在四·一五事变均被杀害（编者按：据阳江县民政局烈士档案，谭作舟同志在1928年7月22日被杀于广州东山外，吴铎民同志未存材料）。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共产党领导广州起义。两阳革命青年社成员许多参加了广州起义。我和阳春籍的同学颜永富、梁澄林、严式泮、莫益志等共五人（他们分别在市立师范等学校读书，当时有的是党员、有的是团员，同住惠爱路榨粉街二巷民房楼上。）编为一个宣传组，我任组长。十二月十一日早上，起义部队占领了广州城区绝大部分地方。我们宣传组到广州市公安局听赵羲首长讲话（据说是叶剑英），以后在广州市开展过宣传活动。十一月十二日，广州工农民主政府——广州公社宣布成立，中午在西瓜园召开群众大会。宣传组在往西瓜园途中，经过太平南路与大新路岔路口，突然发现国民党省党部干事谭耀明（阳春县扶民福村人）从大新路窜出。颜永富大叫一声：“特务！”便和谭耀明扭打搏斗，谭耀明拔出匕首向颜永富腹部刺了一刀。宣传组同志一齐上前，把谭耀明制服捆绑起来，交给了工人纠察队就地处决了。

十二月十三日，广州起义失败了。颜永富同志伤势严重，得到新兴天堂梁鸿林的儿子掩护（梁鸿林曾任国民党师长），借一匹马，由梁澄林等同学把他送回阳春县松柏家乡养伤，终因伤重不治牺牲。我得到阳江同志的帮助，乘船逃往香港，后来转回阳春。

中国共产党在阳春县建立地下党

组织及工作情况

章 沛

一九三七年十月，我经中共广州市委派，赴阳春建立
了该县第一个地下党小组。我是组长，组员为叶镜澄及刘文
昭（阳春人）。开展抗日宣传，组织“青年群”阳春分社，
发展党的地下组织。

有关情况，简述如下：

（一）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同盟”，于一九三五年在广州
立，展开地下活动。我在同一年由邱萃藻、林端介绍参加，
在我就读的大中中学进行发展组织的活动。

在大中中学中，我吸收高三丙同班同学容兆麟为成员，
并由容兆麟于一九三六年发展同班同学刘文昭为成员，由于
当时是单线联系，刘不了解我的情况。

“中青”曾发动广州的“一二·九”（即一·一三）运动，
故我们三人都参加过广州的“一二·九”运动。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同盟于一九三六年八月由中共地下党
决定解散，全部成员转为中共地下党员。闻说由于我们在

“中青”已经过一年考验，所以不设“预备期”。

由“中青”转入地下党，均履行正式手续。据我回忆，刘文昭的入党介绍人系叶镜澄。（叶系大中中学学生，当时他是高二级，和林举铨同班，我是高三级）当时因为在一起活动，故我们都已经知道彼此有组织关系，但没有正式在同一个支部过组织生活。我是搞秘密工作，负责学生运动，他是搞群众工作的，公开地搞抗日宣传工作。我参加地下党广州市委领导下的学生工作委员会的工作，负责联系几个学生支部。

当时张靖宇是市委成员，（职务是不向下级公开的）领导学生工作委员会。我在学生工作委员会工作，搞学生运动，直接由张靖宇领导。当时阳春籍的地下党员只有刘文昭一人。阳春即“籍平青”。

这是“七·七”事变前的情况。

（二）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中国对日展开了全面抗战。全国抗日运动空前高涨。我在学工委工作时，有一个勤勤美学生、地下党员黄玄，他有几个同学与国民党省党部有联系，是CC分子。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后，国民党也想争取群众，但他们没有威信，又不懂做群众工作，想借助我们的力量组织一个广东省青年群众文化研究社（简称“青年群”或“青年群社”，下同）。我和黄玄有过组织关系。几个CC分子想拉黄玄入“青年群”。黄玄向组织反映此事，并和我研究是否参加。我又向张靖宇反映此事，张说市委同意组织广东省青年群。市委决定我所联系过的公开工作的学生党员全部参加“青年群”。一九三七年十月至十一

月间，成立了由地下党员控制的“青年群”的筹备组织（名称记不清，可能叫委员会），成员中大都是共产党员，只有两个CC份子和一个群众，属国民党方面。当时我负责“青年群”中地下党的工作组的领导。黄玄负责“青年群”的上层工作，应付CC派及国民党上层。

日本轰炸广州后，各地旅省学生纷纷返乡。刘文昭、林举铨、李丽华（林是大中中学学生，与叶镜澄同级，李是广东女师学生）也返了乡。“青年群”中共地下党组织经研究决定派人下到各县工作，中共广州市委同意决定派出八人分四组下乡，每县二人。去阳春的是我和叶镜澄，因阳春有刘文昭、林举铨、李丽华，有群众基础。容兆麟同我一道出发，他去阳江，去阳江的还有黄文康。还有去吴川（梅棠）、廉江各二人。这是广东青年组织向各县派出的第一个建党队伍。

（三）

我们到阳春的任务有三：一是发展抗日群众运动，组织抗敌后援会宣传工作团，二是组织“青年群”阳春分社，三是发展中共地下党组织。我们约于一九三七年十月到阳春。我和刘文昭、叶镜澄三人成立一个党小组，我为小组长，由我直接同上级联系，同地下党广州市委机关（当时未有省委）李琼英（女，现名胡明，薄一波同志的爱人，文革时被迫自杀，一九七九年昭雪）联系。李琼英不是省委委员，是联络员。我们这个党小组同市委的联系，由李琼英同志负责与我通信联系，她寄过一些书籍给我。

（四）

我们在阳春的工作，分三个层次进行。我们去阳春时带了省“抗敌后援会”的介绍信，通过阳春县国民党党部，派我和叶镜澄为“抗敌后援会”干事，以这种身份掩护开展工作。所以我们第一层次的工作是搞“抗敌后援会”的宣传工作组，不分阶层，凡愿意抗日的人都欢迎。第二层次工作是组织“青年群”分社，成员则要求比较精干一些（林举铨、李丽华、黄昌熹等人都是青年群的骨干）。通过“青年群”阳春分社，我们组织进步青年开讨论会，组织读书会，并传阅当时党的公开形势报刊和发卖的书籍，如《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辩证唯物论读本》（即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的讲稿）等，从中发现积极分子。进行第三层次工作，即发展地下党组织。

（五）

阳春“青年群”有200多名社员。林沙而（刘廷济）、刘经畲、曾昭常、刘经懿、谢焕巧、汤立忠、汤立骅、黄昌熹、陈孟韞、吴国伦（国民党县党部录事）等，当时都参加了“青年群”，尚未参党。

（六）

我们通过“抗敌后援会”的关系，利用了刘传敦（国民党县党部委员）、陈鸿藻（国民党特派员）在地方的影响来开展我党的抗日宣传工作。

刘传敦曾留学英国，思想较为开通（他的岳父曾佩周有势力），又是中学校长，手下有一批学生，但他有个人野心，想培养个人势力。陈鸿藻则是老保守，无所作为。

一九三八年四、五月间，刘传敦接办《阳春日报》。

我、文昭和林沙而（笔名）都是编辑。出一《茶座》副刊由我主编。这时我认识黄昌熹，又和他合作开辟一个专栏，名叫《古城掘怪录》，以刊登讽刺时弊的小品文为主。我的笔名为“施未明”，昌熹的笔名为“丁一”，第一篇文章是《华充冢》，由我执笔，针对曾佩周不肯买抗日爱国公债一事进行抨击，引起刘传毅的憎恨，拍案大骂，甚至扬言要用手枪对付我。我与文昭商量，为了不牵连暴露广州的组织，决定我撤离阳春。一九三八年五月，我离阳春返广州。

我撤离阳春前，曾安排吸收李丽华、林举铨、黄昌熹为党员，这三人经过考验，已具备党员条件。李的思想较纯洁、进步，林则有一点世故，黄曾向我提出，要求想法介绍他去延安。我在阳春期间，常去李丽华家聚会。黄昌熹其时在两阳中学读书，我向黄文康介绍了昌熹的情况。叶镜澄到阳春，约在一九三八年春节后就离开了。我离去后，阳春只有刘文昭一个党员。我临走交待刘文昭同省“青年群”联系，并交待刘文昭发展李丽华、林举铨、黄昌熹三人入党。回穗后，我的撤退得到了市委的同意，并安排我为省青年群社的地下党团（即党组）书记。市委向省委汇报后派人同阳春联系，让接手阳春工作的人发展这三个人为党员。

“青年群”与当时县长叶凤生有过斗争。我到阳春后写了一篇通讯给省“青年群”，省“青年群”报刊编辑部发表了文章，内有“县长叶凤生，此人暮气沉沉”等语。叶见报后大发雷霆，从此与他的关系恶化。林沙而与叶凤生也有过斗争。

阳春“宣传工作团”和“青年群”在一九三八年春节搞过大规模的抗日宣传活动。又曾发动下乡宣传抗日。宣传队的

积极分子约有二、三十人。包括话剧组，壁报组，歌咏队，都有很多活动。此外，还有一个粤剧团，由国民党党部录事员吴国伦组织的。话剧队排演过《放下你的鞭子》和《烙印》。粤剧团演过粤剧（剧目忘记了）。下乡演出以《放下你的鞭子》为主，曾到过潭水、三甲等地演出。歌咏组常在阳春中学展开教唱救亡歌曲的活动，经常利用音乐课时进行，因此阳春中学参加“青年群”有三十多人，以后还逐步增加。至于壁报、标语等工作，更是经常性的。

抗日战争时期阳春的青运

刘文昭

1935年发生“一二·九”北京学生爱国运动后，北京的经验很快传到了广州，广州的学生运动也很快发展起来。1935年12月12日广州学生响应“一二·九运动”举行大型游行示威。这是由中大学生带头联合各校学生举行的著名的“12·12”广州学生抗日爱国运动。在这次运动后，广东的抗日爱国运动就迅速发展起来，这时学运的团体真如雨后春笋。当时广东国民党的上层领导，为了掌握青运，就亲自过问这些团体，省党部书记长湛小岑亲自组成和掌握“抗敌御侮救亡会”，以后余俊贤又亲自主持组成“广东青年群众文化研究社”。阳春在广州读书的林举铨、李丽华和我都参加了这个组织，广州的同学叶镜澄、章沛、容兆麟等也参加了这个组织。芦沟桥事变后，敌机轰炸广州，广州处在危急时，他们利用余俊贤的关系，于1937年10月来到阳春开展救亡工作。到阳春后，章、叶安排在县抗敌后援会当干事，我安排在春中做职员，我们都是广州参加了中共党组织，所以我们便建立了中共阳春党小组，负起领导建立阳春党组织和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我们掌握了抗敌后援会，以后又逐步掌握了动员委员会和《阳春日报》。这些团体对我们开展工作非常有利。

那时阳春是一个封建色彩浓厚的山区县。工业方面，在县城只有一间小电厂，产业工人只是一个师傅，两个徒弟，其余有较悠久历史的是制晒牛皮和缝葵衣的手工业。农业是沿着古老的耕作方法，多数是佃农。文化教育，县城仅有一所中学，一所师范，几间小学和一所图书馆。青年人受封建思想束缚，未能冲决网罗。抗战爆发后，民族危亡威胁每个中国人民，救国救民成为每个中国人民的天职，而各种的活动，汇成一股洪流。阳春这块封建天地，也受着这股洪流冲击着，这股洪流在阳春就是党的力量，进步学生的力量，各界的力量。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在党的周围，向着封建势力，向着阻碍抗战的力量冲。在中共阳春党小组的领导下，阳春青年运动露出了曙光。

广东青年群众文化研究社，指派章沛等同志筹备阳春分社，经过筹备，吸收社员，于1938年1月15日在国民党县党部礼堂举行成立典礼，邀请各界人士参加，公布分社的宗旨：团结青年文化界，指导抗战宣传工作。分社成立后，社员在各单位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如章沛、林举铨在县救亡会催促成立了五、六区救亡支会，敦促全体委员献捐救国基金，推定委员出街头墙报。分社本身也有严密的组织，它分成总务股、宣传股、组织股。社员分成小组，每星期举行一次大组活动，讨论时事，研究工作等。1938年春，动员社员参加县的抗日宣传工作团，出发到潭水、三甲等处宣传。这次参加的社员，以刘传教为总领队，陈孟燮为副总领队，队员有我和陈孟韞、林举铨、李丽华、章沛、林沙而、严显郁、曾昭常、刘经懿、刘经富、汤立忠等。工作分配：总务：林举铨、刘经富；口头宣传：严显郁、刘经懿；文字宣传：我和章沛、汤立忠；戏剧宣传：曾昭常、陈孟韞、林

沙而；歌咏宣传：李丽华、刘经懿。工作项目：一、口头宣传，二、墙报宣传，三、粉笔队，四、歌咏，五、街头剧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烙印》等。曾昭常扮演《放下你的鞭子》中的卖武佬，陈孟韞扮演亚香，章沛扮演伙计仔打锣。《烙印》中，刘经懿扮演女主角，林举铨扮演老头子。

这次演出得到社会上的好评，群众来信说：“这次演出时，演员非常卖力，全剧虽然缺点尚多，但在阳春第一次演出话剧，能有如此成绩，不能不以热诚祝你们进步！”

这次巡回演出，不单是抗战宣传，而且是发动青年参加抗战活动，帮助各区青年成立救亡组织，如潭水区不久便筹组成立救亡支会。这次巡回演出又是一次向封建堡垒冲击的活动，过去女同志不但不敢抛头露面在公开场合演戏，而且很少参加公共活动，但这次宣传演出，十几岁的女同志不但参加公开活动，而且在演戏方面，有的扮演老太婆，有的扮演小媳妇，这是阳春妇女反封建斗争的伟大举动。这次巡回演出，又带动了救亡运动的开展。1938年5月章沛同志因事离开阳春，分社开了一次临时会议，推定我负责章沛的总务股，推定林举铨、李丽华、曾昭常和我负责农村工作。不久青年学习理论、阅读进步书籍成了风气。骨干分子要求进步，寻找党组织成为强烈的愿望。青年群分社为了配合社员的理论学习，党组织布置利用公开合股的形式，开办“青年书店”，售卖红色书刊。该店集股收款后，最初由曾昭常同志到广州湾（湛江）办货，他到广州湾不但办不到货，而且连款也给广州湾海关没收。后经一段时间交涉才领回了钱，再由我步行至梅菉把货办回。书店有了货，最初由曾昭常当经理，后来他另有工作，又由李宗望同志负责书店经理。书店贩卖红色书刊，对宣传工作和帮助同志的学习是

起了一定作用的。“青年书店”直到1942年才结束了营业，可它在历史上确实完成了一定的任务。青年群分社还出版过《阳春青年战线》，辅导青年学习时事，学习政治。1938年8月，阳春青年群分社社员黄昌熹同志由我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参加到党组织的青年逐步增加，青年群分社活动内容也有增加，例如体育队不单是组织社员一般的练习打球、体操，而且积极训练县运各项选手，后来参加的一次县运动会中，青年群分社的代表，人强马壮，获得了不少项目的冠军。宣传活动不但有话剧，而且还有粤剧。粤剧的骨干分子是吴国伦等。在一次演剧活动中，青年群分社社员陈在璫因演出先后问题和国民党县政府教育科发生争执，被国民党教育科长陈集梧打了一手杖，这是对阳春青年群社的侮辱。当时青年群分社同志无不义愤填膺，磨拳擦掌。经过斗争，陈集梧不得不亲自来青年群分社向全体社员赔礼道歉，承认错误。经过实际工作的开展和斗争，青年群分社的威信很高，青年人无不以参加到青年群分社为光荣。由于有了这个青年群众统一战线的组织，本县其他各种救亡团体都受到它的影响和带动。例如每逢墟期，各个救亡团体都举行献金活动，宣传活动，提高群众对抗日救亡运动的认识。县动员委员会13人于1939年7月出发合水、春湾演出《张家店》、《死里求生》，演至敌人暴行及汉奸丑态时，群众无不磨拳擦掌。又如同年7月，动员委员会战工团一队龙潭风来演出《流亡曲》，观众无不痛哭流涕，不断地把钱银掉到戏台上。这是深入人心的痛恨日寇的宣传。除这些活动外，两年来青年群分社还在附城垌尾开设过识字班，在各中小学组织过晨呼队、晚呼队。晨呼队要每夜三时起床集队，向群众高呼：“起来啦！起来啦！起来